



雜  
答  
十  
種



雜著十種序

雜著十種序

新定毛際可會侯撰



文章必本於性情每讀王子丹麓孤子墜  
行役日記未嘗不爲之掩卷雪涕也予少  
而母氏見背及先大人就養樂城值荒逋  
之後拮据憂勞不能貽堂上一日安竟卒  
於宦邸乃丹麓家居調膳者數十載承歡

三月一  
養志怡愉以終天年而窺其意若罔極之  
痛無地可以自容嗟乎予獨非人子哉已  
而其內兄陸藎思集其雜著附爲十種屬  
序予讀之比物類辭離奇洸瀆使人欲諧  
而莊當歌而愾又嘆丹麓之才如是其不  
測也或曰松溪子子而翼經也連珠寓言  
比一而諷百也至北墅竹枝其卽賢者樂

操土風之意歟快說續紀或亦有不平於  
中而爲此釋愁蠲忿歟曰龍經曰禽言或  
亦自表其性之難馴而傷世之能言者多  
此類歟獨看花述異一記雜引魏夫人諸  
人似譎誕不經而丹麓廁之集中何也予  
曰否否昔屈原作離騷忠憤悽惻而其旨  
或托于宓妃或託于有娥子徒玩其文辭

而已烏知丹麓性情之所寄也哉

雜著十種

總目

龍經

孤子嗟

松溪子

連珠

寓言

看花述異記

行役日記

長樂郡  
振興書  
請子也

雜著一類續目  
快說續紀

禽言

北墅竹枝詞

龍經序

禹航趙 昕雝客撰

凡物之可以形繪而象求者不必名言而見也有繪之而不得其形求之而莫窮其象者好奇之士往往飾詭似以溷其真而真者卒不可見不得不藉名言以傳予嘗聞人言畫虎者類虎畫龍者未必類龍以其變化無端神異莫測也夫使龍之爲物人可設紺塗青鏤鱗錯甲而似之則亦與揚鬣鼓鬣者等昔人稱超紫鳳于丹穴越青鸞于女牀僅亦比物見意賦

詞工好其狀貌多不殫述卽黃輝采鱗見之典引吐  
光銜甲載在周書不過舉神瑞之符亦未得其彷彿  
也至于東平獻頌極諛美之文祥符作歌矜耳目之  
玩何足入爾雅之藏備博物之選哉予友王子丹麓  
才能跋浪氣足扶雲當世以人龍目之乃作爲龍述  
被以經名烟雲風雨倏忽萬狀觸紙欲飛鱗甲俱動  
雖劉劭龍瑞之篇繆襲青龍之賦皆不足與頡頏上  
下也世所未見之物恐真者尚疑其爲似而况以似  
疑似乎得此經之傳則龍之爲物雖甚變化有不能

遜其形者良師載筆而圖宜附之山海水經之後矣

龍經引

杭州胡貞開循蜚撰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符瑞麟鳳龜龍是已而歐陽文忠以爲龍以不見爲神不升上而見下是失職也然古今之言龍者又何所見而詳歟薦圖負舟捧爐啣燭載在墳籍稽之齊諧雜而多端且近于誕妄故儒者不道若夫遇物以成形憑空而施化有體有質未嘗不以象告也王子丹麓綜核名實篤學而好奇薄師曠黃省曾輩之敘禽獸蟲鳥爲耳目近玩乃集爾

雅山海經博物志白孔六帖諸篇彙為龍經駢駢蛇  
蛇與大易在天在田之義相為表裏而發明更備誠  
一代之書也然而丹麓之作是書似有深意焉夫乘  
時而進不及時而退士君子之志也勢與願違而猶  
諄諄託物比興以寫其胸中之天矯蓋將以救窮高  
之悔而使勿用者之居于无咎耳至于葛陂之竹雷  
澤之梭華山之紅葉江上之箏絃是皆以遊戲眩人  
非龍德之至也丹麓其肯拮據羣言以艷世乎

龍經

仁和王 焯丹麓著



淮東嵇宗孟淑子

閱

禹航趙 昕雍客

同郡胡貞開循蜚較

昔師曠作禽經浮丘公作雀經朱仲作貝經下至  
水蟲有龜經魚經而龍為水族之長則未見有譜  
為經者予乃作龍經

龍神獸亦曰雨工亦曰雨師鱗蟲之長也王有一十

六等。鱗具八十一數。首似駝。角似鹿。耳似牛。目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含珠在頷。司聽以角。頭上如博山者曰尺木。喉下長徑尺者曰逆鱗。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鬣尖鱗密。上壯下殺。龍之雄也。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鬣圓鱗薄。尾壯于腹。龍之雌也。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其鳴也如吹竹筒。其吟也如戛金鉢。其吒也如爆竹聲。相承食乎清而游乎清。制于石而不見石。不衆行不羣處。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長能短。

能巨能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害也。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元金千歲生元龍。黑龍曰水精。青龍亦曰水精。黃龍曰龍長。蛇龍亦曰龍長。白龍吐物入地成金。紫龍垂涎。畫色透玉。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龍亦曰蚪龍。無角曰純龍。亦曰螭龍。七宿曰蒼龍。九色曰斑龍。目見百里曰驪龍。神藏九館曰癡龍。

龍優樂自在曰有福龍。不得自在曰薄福龍。災害數  
 作曰惡龍。忿怒殺人曰毒龍。苦行雨曰乖龍。未升天  
 曰蟠龍。蟠龍長四丈。其色青黑。赤帶如錦文。火龍高  
 七尺。其色正紅。火光如聚炬。神龍興雲致雨。地龍決  
 江開瀆。天龍守天宮殿。伏藏龍守輪王藏。白耳龍多  
 信。九頭龍多悟。燭龍亦曰燭陰。蛇身人面。土龍亦曰  
 潛龍。蠢身驢首。千歲龍善譯時俗之言。守藏龍方免  
 炎沙之罰。毛龍蛻骨于曠澤之中。睡龍燒起于蘆荻  
 之內。病龍之雨。其水必腥。懶龍之迹。其迹恒附。豬龍

以豬化名。孽龍以孽深著。吉弔龍子也。喜逐鹿。交蚺  
 龍。龍屬也。能伏珠蚌。囚牛好音。狻猊好坐。睚眦好殺。  
 亦曰蟋蜴。嘲風好險。亦曰蚘蛟。蒲牢好鳴。亦曰徒牢。  
 狴犴好訟。亦曰憲章。負屭好文。亦曰蠻蚺。霸下好負  
 重。亦曰蚘蝮。蚘蚘好吞。亦曰鴟尾。象龍。馬龍。魚龍。蛟  
 墓龍。厥種皆為旁類。淫時睡時。瞋時初生時。此際皆  
 難變形。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驥。與豕交則生  
 象。八尺馬之龍也。一角羊之龍也。四距重翼雞之龍  
 也。黑身白頭耳長卷尾狗之龍也。龍火得水而熾。龍

金截已更生。有三愛。亦有三畏。有三患。亦有三苦。變現無恒。出入應命。壽足萬歲。德配六父。有聖則見。無聖則處。故曰。蟲莫神于龍。何葉公不好真而好似。嵇淑子先生曰。筆致奇幻。如神龍變化不測。時有烟雲繞于紙上。又如温大真然犀江浦。照見水中靈怪。驚心駭目。

徐野君先生曰。文情天矯。蜿蜒亦如與巨。巨與細細與高。高與下。下豈止萬斛泉。隨地湧出者耶。  
男 鵬大受較

孤子唵序

秦亭張綱孫祖望撰

有客讀王子孤子唵。問於張綱孫曰。丹麓稱為篤行君子也。胡居喪哀毀時多。此唵辭也。綱應之曰。客勿疑也。王子之心於此苦矣。昔有孝子咏父母之勞苦。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長大。貌孝子言已。身長大如莪也。又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孝子言二親病亾不得見。不能報其生已長大之苦也。于是出門則思之而憂。入門又不見如無所至。故其詩又

日出則銜恤入則靡至乃痛傷之而作是詩也今王  
子少依父母壯學詩書誦數十萬言體貌豐腴美須  
顙年已四十可謂長大如我矣一旦失其怙恃哀悼  
已身終無奉養之期故思慕之而唸以比于蓼莪之  
咏亦所以痛傷之也客曰此孝子之思其親也若夫  
麻衣枕塊之時亦可以有辭歟曰然禮曰升自前東  
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聲必三此孝子有辭  
之始也今唸曰爰升屋而號呼兮羗三日而不還是  
中屋北面之招也苴祭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釋曰

祝祝者孝子祭辭今唸曰列屠蘇于几筵兮願昭鑒  
而來饗是苴祭之祝也始虞用柔日日哀子某哀顯  
相夙興夜處不寧今唸曰豈皇天之降殃兮何所遇  
之顛連是哀子某夙興夜不寧之告也用嗣尸曰孝  
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今  
唸日以茲益陴側兮何能酬顧我之深恩是孝子某  
小心畏忌不寧之敝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  
之饗今唸曰進蒲觴以上要兮羗涕泣而如雨是圭  
爲而哀薦之也推此意也謂孤子唸卽王子之祝辭

可也。乃篤行君子之所行也。王子之心于此苦矣。客曰：吾向者過矣。今而知張子先知王子者也。乃謝而退。適王子屬敘，遂書之。

孤子唵

仁和王 晔丹麓著

海昌范 驥文白

嚴陵毛際可會侯

閱

秦亭張綱孫祖望較

予命不猶。半載之間。既喪所天。繼以後母。痛心如  
惓。晝夜靡寧。每逢令節。尤難爲懷。昔屈子九章。有  
孤子唵而投淚之句。因賦短唵。以哀慕焉。

胡昊天之不仁兮。降我父以痼瘵。神儵忽而辭舍兮。

乃遽及夫黃泉。爰升屋而號呼兮。羗三日而不還情。  
鬱邑而莫解兮。欲往從之路曼曼。曾不知旦之與暮。  
兮。越日或告予曰。中元念先人之好修兮。庸何藉乎。  
孟蘭聊設供以從俗兮。祇求予心之所安。試瀝血而  
陳辭兮。終不見其加餐。顧形影之笑獨兮。仰對月而  
生寒。

孫宇台曰。驟膺大故。旦暮不知中元一  
告。寫得動鬼驚。鬼如見皇皇之狀。

右中元

維夜光之皎潔兮。時忽屆夫中秋。當九天之照臨兮。

予獨對之以多愁。憶去年逢此夕兮。還相倚于南樓。  
爲剖菱而剝芡兮。樂孫子之勸酬。頻命予以重衣兮。  
曰。恐金風其颼颼。夫何依然顧菟兮。傷吾親之不畱。  
泉路其黯黯兮。靈連蜷其何遊。向總帷以泣血兮。予  
雖衣薄而誰憂。

毛會侯曰。敘事瑣屑而  
思致纏綿。凄然欲絕。

右中秋

嗟年歲之數窮于九兮。予獨懼此奇災。更日月之重  
陽兮。何忍登乎高臺。堂上已少一人兮。插茱萸而奚

爲忽自顧白衣兮。悵黃菊之多開。方落木之蕭蕭兮。紛征雁之聲哀。感見聞之若此兮。竊優優以傷懷。雜花糕與菊漿兮。願更傾乎一杯。苟夜臺亦可陟兮。慎勿念子而儻。侗。先君子年六十九見背時不孝正當三十九歲

張祖望曰思親已極悲愴至恐親魂念子鐵石人亦應腸斷

右九日

感時序於孟冬兮。惟朔日爲陰祀。衆皆競馳北邙兮。各紛列夫甘旨。嗟予獨苦行役兮。尚泊舟于河涘。痛靈車之已發兮。托荒原其何倚。白楊旣蕭條兮。亦何草之不靡。惜俎豆之後時兮。恐先靈之將餒。因侘傺以日夜兮。涕泣橫而交泚。苟窀穸之不安兮。又安所賴于人子。

范文白曰窀穸未安子心永疚世多諉于陰陽者讀此能無憬然

右十朔

忽日月之云除兮。顧難除予愴。况捧椒盤以進母兮。母乃不樂于堂上。謂同穀必百年兮。胡願領而獨享。乃好辭以相慰兮。淚欲降而難強。列屠蘇于几筵兮。願照鑒而來饗。戒家人以擊鼓兮。恐驚魂其安往。羗

孤子昭  
違衆以守歲兮。如入戶而聞響。頻號呼而莫應兮。夫孰知予極之想像也。側身何無所容兮。又孰云天地之浩蕩也。

陳際叔曰。天地甚大。若無所容。日月云除難除。愴悅孝子哀思于斯。爲極至承歡後母。強慰好辭。讀此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

右除夕

伊歲元之正日兮。會履端之更新。家慶而戶宴兮。氣和暢以同春。紛絲雞與蠟燕兮。將粉荔其雜陳。胥環坐以獻壽兮。羌進酒以降神。人生各有所樂兮。天何獨阨予弟。弟相顧盡縗絰兮。欲舉步而逡巡。扶拜母于牀下兮。惟瞻父于白雲。恐予年命之弗將兮。焉知明歲之猶存。以茲益陟側兮。何能酬顧我之深恩。

方渭仁曰。苦樂相形。天壤迥別。欲報罔極。字字低徊。

右元日

長鬱鬱其憂思兮。眇不知夫令節。又值金吾之弛禁兮。哀吾親之永訣。竟遊于九陌兮。惜明鐙之不張。欲邀冰輪以相照兮。又闇闇其無光。願上下而求索兮。隨吾親于冥路。恐罡風其浩浩兮。羌中道而改步。竝

弱弟以相守兮。繼歔歔而長嘆。何以永遙夜兮。謂黃  
蓋其可餐。

毛稚黃曰居處不安  
之情溢于毫楮

右元夜

紛榆柳之取火兮。節已過于藏烟。懷椒糈而潔往兮。  
乃泣告于墓前。父厭世以騎箕兮。猶俯仰于慈顏。痛  
墓門之未封兮。萱枝又萎于北軒。豈皇天之降殃兮。  
何所遇之顛連。茲弱弟之渺小兮。曾怙恃之不全。願  
引翼以成人兮。世愈閱而多艱。為敝詞以號旻兮。固

欲去而嬋媛。

陳椒峯曰父母相繼云。弱弟尚未成立。人生際  
此。何以爲懷。閱世多艱。一語說盡世情。非深于  
閱歷者不知。

右清明

今日何辰兮。當出火之晦日。天假吾父以年兮。六甲  
週而逢七。序孫子以介壽兮。喜稱觴以盈室。胡歲月  
其不與兮。忽飄風之過疾。海山其未可越兮。蹇返覓  
之異術。又要後母以偕遊兮。豈相慶于同穴。遺孤子  
之煢煢兮。紛離愁其焉述。寧相從于地下兮。早欣欣

以依膝

卓有枚日家常話以至  
性出之都成血淚

右三月晦日生忌

覽。樞。火。之。又。新。兮。感。予。懷。之。非。故。二。人。相。繼。以。上。征。  
兮。日。曖。曖。其。靡。寤。曾。色。絲。以。續。命。兮。豈。壽。天。之。有。數。  
苟。幽。竟。之。可。招。兮。欲。往。從。乎。江。滸。杳。冥。冥。其。難。歸。兮。  
惟。遠。望。以。延。佇。思。九。州。之。曠。蕩。兮。溢。托。居。于。何。處。進。  
蒲。觴。以。上。要。兮。羗。涕。泣。而。如。雨。

吳志伊曰流連悽惻  
較大招更為切至

右午日

總評

曹秋岳先生曰哀音激楚如離鵑夜鳴不忍多聽  
此屈宋之絕調也

尤悔菴曰情思紆迴悲聲繞于紙上其辭調全乎  
楚騷矣

松溪子序

睦州方象瑛渭仁撰

學至乃可以擬經識超乃可以續子子者經之餘也  
顧經義蘊渾涵不使人一望而竟挹之而愈深味之  
而愈永子則刻畫惟恐不盡峭厲孤雋或別爲幽深  
幻渺之言以自異要其旨歸初無餘蘊乃世之學者  
每快意於子之爽然心口而於經則讀之欲臥無怪  
乎離經畔道者多也莊列而後以子名者何啻數百  
輩惟河汾稍爲近道蓋以子之識闡經之學故足述

焉法言元包鈞奇飾詭彼且不堪續子何況擬經故  
經不可擬子亦無庸作也松溪子非有意擬子也沉  
深於理道之微閱歷于身世事物之故意在振起聾  
聵忽不禁而筆之爲書人以爲子吾謂猶儒者格言  
耳使有意擬子亦何難出其渺思雋氣與揚雲衛元  
嵩輩爭奇詭哉蓋嘗觀松溪子之爲人矣著述名海  
內而非聖之言不陳交游盡天下名流未嘗向俗客  
一通姓字識高復不詭於學宜其言約而旨該理精  
而義顯也擬子者盡如松溪豈有離經畔道之慮哉

松溪子王姓名暉號丹麓爲仁和諸生以病棄去隱  
松溪故稱松溪子云

松溪子序

同郡陳廷會際叔撰

古今文人類皆以辭章自喜其有高論夫道德之林者眇矣若漢之董仲舒揚雄唐之韓愈李翱輩其言往往及于道德然而終用以文章勝又士之負盛材流聲譽于遠邇者交游冠蓋流水奔轆其門其人必翹然矜詡以爲美譚蓋未有謂文章聲譽爲足賤而反相蠹害者也吾友王子丹麓則異是丹麓博學擅才藻一時名聲滿江左居北郭爲往來舟車之衝四

方士諸公來武林者必先造其廬問字納交停輓不  
忍去丹麓朝見客數十暮著書數篇請謝無虛日率  
以爲恒人謂丹麓婆娑菟苑耽戀聲名將自喜且矜  
恐不暇矣乃丹麓嘗著松溪子以見志松溪子之言  
曰道德者人之根本也文章者人之枝葉也必根本  
立而枝葉繁焉又曰名者身之賊也其他所持論敦  
本務實多此類吾乃今知丹麓非止沾沾文章之士  
而有名之人也其所成就豈可易量歟聞日者其尊  
人旣逝將葬丹麓風雪中重趼走數百里以丐墓銘  
又作孤子唵十章哭其親哀痛慘愴讀者崩心焉然  
則丹麓之文章庸詎外于道德哉語云有德者必有  
言今之所著吾未知丹麓殆德備而形諸文辭者歟  
抑將資是以益求修德歟之二者不具詢而要之松  
溪子蓋進乎技矣

松溪子

仁和王 暉丹麓著

松陵吳之紀小修

睦州方象瑛渭仁

選

同郡陳廷會際叔定

五行互生而水之用大。金得水而出。木得水而長。火  
得水而濟。土得水而潤。故人之五臟。非水不養。腎竭  
者。亾。

應嗣寅曰。胡雙湖謂圖書皆木數。居東方。伏義畫  
卦。自下而上。木之象。具其畫三。木生數也。其

卦八木成數也。重卦十四兩其三八其八三八之數備而後六十四卦大成。水火金土皆在其。中此春所以貫四時仁所以包四德也。然天生木則水居五行之最先而其用尤大。又以松溪之說為當矣。

水之性善下。逆其性則汎濫于山野。禾稼敗焉。苟因勢而利道之。田賴以溉。舟賴以通。飲賴以給。君子悟此。可以弭盜。

吳小修先生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夫民猶水也。故弭盜在安民。豈非碩畫。

山至高久而不傾。其性重者。其形固也。試疊石為假山焉。雖美觀于一時。乃不旋踵而仆。既曰假。仆斯必矣。亦何能久。

張祖望曰。天地唯誠故久而况于人乎。仲尼曰。用之生也。幸而免。子思曰。不誠無物。皆為為機變之巧者。言也。知斯義者。惟我松溪。

文章者。人之枝葉也。道德者。人之根本也。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中鮮道德。外飾文章。雖有枝葉。其本立。亾。

方渭仁曰。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朽。然以言較之。德功抑末也。故曰言者心之表也。又曰德之華也。張茂先華而不實。此其所以先亾也。擗春華而采秋實。其在松溪乎。

不涉江湖。不知波浪之濶。不登山嶽。不知蹊徑之幽。

不由學問。不知義理之妙。蓋能行而後能知。力至而後識至。

韋六象曰。聖人之學。惟知行兩途。不知不可以行。不行不得為知。故徒知而不行。與不知者等。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此足以

株從來專重良知之病。  
莫利于刃。淬礪而後盡其能。莫精于鑑。刮磨而後盡其明。得之者天。而所以為之者人。故雖有美質。必假學問。乃底于有成。

周立五先生曰。讀此知謝夷吾謂王充天才非學之可加非也。

人之于財也。皇皇然惟日不足。世皆笑其貪。君子曰。

其貪可用也。以之為學。則學日深。以之為善。則善日積。

顧茂倫曰。如此妙用。惟患不貪。

世猶海也。身猶舟也。禮猶柁也。世之溺人多矣。先王之禮。所以衛人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可去手。故士莫要于秉禮。

陳際叔曰。予嘗謂天下縱極亂之世。而人心不死者。賴有禮以維持之耳。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知風波舟柁之喻。至理名言。

求治過速。則擾疾惡過嚴。則亂革弊過盡。則怨用人。

過驟則濫聽言過輕則惑是以仲尼不為已甚

徐竹逸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則陷松溪之為是言也其有時中之思乎

雨澤過萬物之災也恩寵過臣妾之災也憐愛過子

姓之災也故君子當情而施不敢不及尤不敢過

魏冰叔曰謙亨君子有終宜其與物者盈矣而仲尼曰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故知吝情非益下之道而任情亦非居上之福松溪此言即以為中論可矣

耳雖聰不能聽于耳所不聞目雖明不能視于目所未見蓋任耳目者聰明有時而窮也惟君子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騁聰明而耳目無障此之謂神全

孫宇台曰君子斂神於獨此聰明所以不思而得也數語可謂扼要

一人之生所以奉身者無不至一旦失其所養身即與我戾焉耳不能使之聰目不能使之明手不能使之指足不能使之行身且負恩何尤于人

練石林曰是則世之狗欲而忘身者猶暴骸中原也三復斯言能不冷然汗下

人之一身視聽語言飲食日擗擗少休惟鼻司息出入官似逸焉然當寢處則耳目口之用皆停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知此又何疑于隱逸之君子

徐野君先生曰息滅息也亦生息也息其身不息其心故潛而不躍伏而不見非隱也

毋慢一事。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也。毋忽一言。一言舛而貽害莫救也。毋輕一念。一念乖而釀患匪小也。然克謹于念。則言自不妄。而事罔或敗。所以君子有慎獨之學。

吳弘人曰河潰之勢壞于蟻穴。克念數語獨探河源。

度可退。然後進。度可守。然後戰。度可擒。然後縱。度可行。然後言。度可踐。然後諾。凡事能量度而出。百不失一。故君子動而為天下式。

毛大可曰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松溪蓋自言其學如此。

名譽身之賊也。恩愛身之仇也。富貴身之累也。忘其累。泯其仇。以遠其賊。則幾矣。

沈大珩曰世人沽名吮利如飛蛾撲火。自取熏灼。松溪此言疑其濯鬼于冰壺也。

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凡物亦然。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眾鳥之間。若睡夢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

尤悔菴曰計倪范蠡之謀。積怒一語括之已盡。

人之有善惡。賢不肖。猶天地之有麟鳳虎隼也。虎隼之暴。天地且不能絕其類。顧人欲無惡與不肖。何隘。

也。然隼雖鷲。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亦相期。勉為賢善而已矣。

兄仲昭曰。畢竟惡不能害善。尚德哉。若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至再而三。獵人得以乘其後者。蓋勢盡于所長。而人窺其所短也。故人用勢。不如保勢。保勢者。勢乃益長。

陳椒峯曰。世上作威福人。惜未聞保勢妙論。

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嗟乎。等人也。而使人畏危。

矣。

毛會侯曰。去畏生愛。乃是轉危為安之法。借物為喻。嗇夫可以結舌矣。

以技驕人者辱。以力凌人者亾。以術欺人者敗。以巧舞人者窮。以辨禦人者禍。君子與人。惟以誠。誠無不格。

錢礎曰。日人我相對。分明險阻在前。歸之以誠。化作坦途。世界此謂一字箴。

恃其才者。必為才困。恃其智者。必受智殃。才智且不恃。可恃。况其他耶。故天不恃高。而莫能窮其覆地。不恃厚。而莫能殫其載。達此理者。乃可立于天地之中。

張祖定曰良賈深藏若虛智士盛德若愚猶龍之嘆當復有感于斯文美人少子艷花無實英華極于外者精氣自損于中所以智勇必貴深沉道德尤宜藏斂夫天道不翕則不能闢况人乎

陸子容曰此圯上老人所以教留侯也某不敏竊願爲王公進履矣

毀人者謂毀人而我可得譽也危人者謂危人而我可得安也害人損人者謂害人損人而我可得利且益也不知毀人人亦毀之危人人亦危之害人損人人亦害之損之然則毀人適所以自毀也危人適所以自危也

以自危也害人損人適所以自害自損也故欲自譽者必先譽人欲自安者必先安人欲自利自益者必先利人益人

徐松之曰修身秘訣處世良方○武夷九曲愈入愈深華嶽三峯愈高愈曠行文家貴于層疊以此

積宦者危積金者禍積田者累積慾者亾惟積德于人不不及知之地無累無禍不危不亾

陸蓋思曰排處見其文情收處徵其筆力可稱舒而爲雲蹙而爲鱗

人情苟有所欲必有所好苟有所好必有投其好者

然挾而中之者多矣。好貨者中以貨。好名者中以名。由此以推。莫不皆然。故至人莫大于無所好。

杜于皇曰。作子之中有立經之意。然子與氏猶因好貨好色好勇以引齊王。若無好之論。固自高人一等。

財者顛倒萬物者也。知者得財而暗。愚者得財而賢。誠者得財而偽。曲者得財而直。卑者得財而倨。尊者得財而屈。聖王是以賤貨而貴德。

方文虎曰。曠懷達識。豈受此顛倒。然難言之矣。

使賁育與童子遇。則勇失矣。使儀秦與鄙夫遇。則辨失矣。使毛施與魯男子遇。則美失矣。非毛施不足以侶男子。而童子鄙夫。足以勝儀秦賁育也。彼不見其可動。此自不得而加也。所以有道之士。混彼此于一形。不見可欲。故心不亂。

卓有枚曰。有道之士如璞玉。渾金人皆見其寶。莫能名其器。吾見亦罕矣。其惟松溪乎。

媚神求福。不如為善。禱神免禍。不如去惡。不為善而禍可免。是諱疾而望醫也。不為善而福可求。是無舟而待濟也。如是以為媚禱神。必不歆。

周青士曰。二鄰諂于道。二何佞于佛。蚤聞斯言。想當易轍。

陶人之爲陶也。取諸土而爲缶。爲孟。爲盆。爲盎。精粗異其質。貴賤亦異其用。浸假毀敗。所爲精粗貴賤。一歸諸土。而囂囂然。乃過別其爲缶。爲孟。爲盆。爲盎。何謂也。

注周士曰造物者猶有終也。而况于物乎。松溪意思蕭散。言象在形骸之外。皆由中得。故自超超。元著令人讀之。恐其易盡。

男 鷓大受較

連珠題詞

吳門宋實穎既庭撰

演連珠之體。倡于魏晉。陸士衡。葛稚川。庾子山。皆擅其長。諷一而勸。百稱名小而取類大。非博綜典故。洞晰經史者。不能闖入其門。奧也。吾友王子丹麓。有文章。其所著連珠。又何其多才善舞。伯仲于士衡。子山之間也。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其寓意遠而徵事博。

是言  
尋味于斷章取義之外予無以測其所至矣

連珠題詞

同邑柴紹炳虎臣撰

連珠之製肇自東京取其儷句韵文而義多諷喻合于風人之指濫觴于班賈踵事于大陸後代詞流頗倣爲之然非才思深長道存規鑒定不能工也同邑王子丹麓好學能文爲當今英絕領袖著述滿家無體不辦比示連珠三十二首藻詞雅義纍纍如貫味其託寄尤爲雋永俾操觚之家競相傳寫亦足爲菘林鼓吹矣藉令班陸復生鳴筆角勝詎謂古今人不

相及哉

連珠

仁和王 暉丹麓著

吳門宋實穎既庭

會稽方 炳文虎

選

同邑柴紹炳虎臣定

蓋聞垂釣于澤而有不餌之魚。張網于山而有難弋之鳥。是以道德自悅。豈致役于紛華。止足能知復何。

懼夫煩擾。

魏冰叔曰淡泊寧靜

固是隆中人語

尺寸之制。可以量周天。涓滴之流。可以通四海。是故以理勝者。雖高遠。莫之能淆。以量包者。雖衆多。不窮其滙。

方輿三曰公孫龍終為理屈黃叔度乃以量稱今觀斯言良不虛耳

行修名立。世無可欺。身動影隨。自貴所託。是以不亂昏夜。信之非于坐懷。折獄片言。決之以無宿諾。

周澹園曰信于平日是至理却從無人道破幾將和字看壞

朱草之榮。實生瑞木。甘泉之注。多出靈源。故流光本于積厚。嗣美必有開先。是以周王受命。肇基乃念爾

祖于公治獄。高門以待後賢。

張祖望曰似經似子可誦可傳

毒見乎外者。每易為測。險伏于內者。實難其防。是以性莫惡于虎豺。避之則無害。狀莫柔于狐鼠。狎之乃致傷。

鄧元昭先生曰此章專為陰惡人致戒讀之凜然

道義相勗。自有日益之機。便佞與俱。即成日損之勢。故締交貴于擇朋。論品觀其取類。是以楊朱泣路。正恐岐之。又岐墨子悲絲。尤防漬而復漬。

歸元功日鮑魚蘭芷不共篋而藏以  
其類異也同心之言使我深省

松栢之材培于千歲豫章之木知以七年是以偉績  
弘功非旦夕可效元臣碩輔必練達始全

趙升遠日德必久而後成材以老而

始達丹麓抱幽人之貞良有以也

交淡能永君子有成情甘易壞小人徒厚故寧為水  
以明心無為醴以適口是以晏嬰擅久敬之譽管仲  
感知我之友

嵇叔子先生日崔瑗座

右一銘堪與方駕

謙為美德然過謙則多詐默為至性惟故默必藏奸  
是以帝王苦知人之難明試猶恐其漏聖賢慮貌取  
之失觀察不厭其煩

龔仲震日曾中有大見解筆下自

成大議論非漫肆翻駁者可比

鳳凰麒麟難見稱瑞崑崙滄海難量稱奇是以道德  
在躬必無淺露之態聰明用世常來浮薄之譏

徐蘭生日從理學

諸書探討得來

名者實之賓賓主自分輕重學者思之用體用必在  
兼全是以大士堅立德之修閉戶不求知我碩儒獲  
稽古之益單心乃至忘年

嚴修人曰似注疏中語而  
筆致灑落不流于迂

炳燭之光遇暗而始耀舟楫之功得水而始利故顯  
晦每循于天時通塞乃因乎地勢是以熊羆未夢渭  
水依然釣徒麴蘖既調版築實稱帝賚

蔣大鴻曰深沉厚重之

文當與班揚爭席

日漸月漬能消膠漆之堅潛浸默潤或乖骨肉之誼  
故是非貴持其平言語毋忽其細

孫無言曰既明且

遠乃有斯言

倚勢成交勢傾則交絕因利爲友利盡則友疎是以

道勝勢而可久義勝利而堪譽故風雨周旋于患難  
星雲相聚于平居

兄仲昭曰數語可括廣絕交

論熱客讀之慚滿大宅

嘉肴不同味惟適口者爲佳美女不同顏惟悅目者  
爲美在我務求其可珍于人不必其皆是是以孟子  
立說後代難免刺非孔氏成經當時亦聽知罪

徐竹逸曰其高處在特立

獨行不肯作依傍語

梁棟之木削始可用瑚璉之器琢然後成故任自然  
者不足以廣學問恣一往者未可以共功名

方文虎曰不學無術寇萊公所以見譏于張詠也三復斯言何必讀霍光傳哉

以山為卑者飛鳥凌高之智以淵為淺者游魚潛避之踪故無求可以遠害多欲必致召凶是以唐堯一讓許由挂瓢于箕穎楚招三聘接輿負釜于蠶叢

沈友聖曰閱歷之言功過藥石

石韞夫玉山亦生輝水含其珠川因生媚物以積久為寶質以希見為貴是以華門圭竇高士抱膝其中干旄素絲大夫枉駕其外

吳方漣先生曰自非高士不足枉大夫之駕山輝水媚豈徒然哉

無米之炊巧女不辦無絃之鼓妙手難施是以物必相需以為用士當操具而待時

張祖定曰偉長治學之篇

良馬遇伯樂自然長嘶美玉遇卞和寧甘則足是以有志之士傷知己之難逢失路之人歎泥塗之易辱

徐野君先生曰此等語未遇之人不可讀讀便淚下

羽翼過美則骸骨必受其傷枝葉太繁則根莖必罹其害何則物貴先本而後末理貴誠中而形外故堂堂者難與為仁戚戚者莫能為泰

張廣平日張茂先華而不實貽譏  
來世人可不以立誠為先耶

是非雖有公論獨斷為真毀譽豈屬定評偏聽則惑  
是故春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岳牧咨詢臯夔所  
以稱各得

鄭元闇曰既公之岳牧之咨詢又斷之以  
春秋之筆削以此相士當無失人之嘆

弓彈所以衛死流而至于殺人巫覡所以格神漸而  
至于惑眾是以凶終隙末在轉盼之間法立弊生失  
丘山之重

馬西樵曰天下事事皆然善用  
不善用毫釐千里可畏哉

治少亂多聖賢莫挽貧常富異豪傑難謀故氣運之  
所結非智力之可求是以達人任運視千年如一日  
曠懷高寄以四壁為十洲

越辰六日治亂貧富庸流擾  
擾諒為達士有此曠懷

水性之下無舟亦流人性之善無資亦積是以存心  
利物則于物必有所全加意仁民則于民必受其益

楊長公曰仁民利物祇在人心  
意間特貴舉而措之天下耳

心苟能虛萬事可集言苟能慎百尤可銷是以觀于  
歆器知滿者之必覆銘彼金人信緘者之為高

稽留山曰典謨之遺  
音加于風雅一等

設輪而行。遂成圓轉之制。布席而坐。必求方正之形。是以用舍隨時。無專主之惑。仁智互見。有各當之名。

方敦四日善于取象方能深于談理易之所以勝于諸經者以此

風過疎竹聲不住于竹間。雁度寒潭影不留于潭底。何則。馳于外者有。加立于中者無。倚是以物來順應。事事歸于自然。叩竭兩端。空空還其本體。

陸蓋思曰脫然無累朗朗如濯鳧水壺

吞刀吐火。異術驚人。剪綵染花。偽粧炫俗。徒誇罔象之奇。難欺有識之目。是以至誠御世。隱怪棄而不收。真色超羣。脂粉置而不蓄。

諸虎男曰增一分偽便減一分真矜奇務異正人固有所不為也

生氣隨時。精誠居要。底蘊難窺。中藏微妙。是以繪花滿紙。春風不能發香。像月為圖。夜窗不能留照。苟徒借飾于外觀。曷若凝神于至道。

毛大千曰奇思妙語觸緒紛來

嫌疑不處。瓜李當明。見幾而作。飲啄無患。是以獨來獨往。宜尋天地之寬。爾游爾休。不值網羅之難。

紀伯紫曰人心本大所見者小耳讀至此但覺天空海濶

往古來今形骸易朽注茲挹彼富貴何常是以天地並生立身務爲可久聖賢相繼有我貴于不亾

陸子容曰人以富貴爲足恃而不務爲千秋之業則此形骸不過速朽之具耳讀此能無憬然

顧秀升曰寄深而辭麗言約而義該字字光潤語語精微備有古詩諷興之旨捧讀再四固知作者不苟

徐武令曰葛稚川之博喻陸內史之連珠簇簇能新無言弗美不獨以理窟見長箴規爲要也

### 寓言引

毘陵蔣 鑰馭鹿撰

吾友王子丹麓至性純篤人也鍵戶著書足不越里黨一切浮榮外慕之事如不欲聞以故生平撰述甚厚四方之獲與游者不獨欽丹麓之才華敏妙而言坊行表日皇皇于立身行已之大有不可及者乙卯初夏丹麓以寓言九則相示觀其取類于獸則爲犬爲虎爲猩猩取類于蟲則爲蜂爲蟬爲蠹取類于草木則爲松爲蔦爲棘引而伸之淺近易曉非若齊諧

志怪可妄言而妄聽也。雖然獸蟲草木亦又何知人  
秉天地之氣蘊山川之靈擾擾營營昧焉罔覺讀丹  
麓寓言其亦可以知所返矣。昔子瞻序范文正公集  
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吾于  
丹麓亦云。

寓言 九則

仁和王 晔丹麓著

梁溪錢肅澗礎日

閱

毘陵蔣 鑰馭鹿

武水顧瑄美輝六較

犬

城之東偏民家畜一犬甚羸。一夕隣火卒發延及民  
家。民正熟寢。犬連吠不覺起。曳其被。寢猶如故。復踞  
牀以口附民耳。大嗥。民始驚視。烟已滿室。急呼妻女

出室盡燬矣。民泣謂所親曰：吾家貧，犬食恒不飽，不謂今日能免我四人于難也。彼日厚享其人之食，而不顧其患難者，其視犬爲何如耶？

魏冰叔曰：有不可一世之意，則以寓言發其感憤，不獨文生于情，亦覺義形于色。

### 虎

子龍山多虎。土人遇者，厲聲喝之。虎卽遁去。虎嘗啣一羊，有兄弟二人竝往逐，弟以左手掣虎口，張空拳連擊十餘下，羊不去口。其兄後至，持矛直刺其頰，虎乃釋羊而去，卒不傷人。蓋土人與虎狎，故視虎直與

犬豕等也。嗟乎！以虎之威，而與人狎，遂致視若犬豕，人之不可狎處也。如是夫。

吳志伊曰：痛切之言，令人憬悟。

### 猩猩

猩猩，猿形人面，處封溪山谷間，百十爲羣。其言妙麗，可聽。性嗜酒，且好屐。人因設酒置屐以張之。猩猩見其張已，必辱及其祖先，呼名詈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耶？我今舍而去，奈我何已。復羣聚歡飲，卒大醉，取屐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夫嗜慾之易昏也，知其危而

故蹈之。豈獨猩猩然哉。

顧輝六日語近詼諧意本道

德多欲者當書紳而誦

蜂

蜂之族繁。惟蜜蜂質小而微黃。能採取百芳為釀。畜益多。益恐不足。出者入者。訶訶然也。久之人利其釀。蕪火攻之。蜂迫舉其族遠竄。盡棄其所畜。積恣人剝。割人不少憐。向使其所取。僅足以給食。而畜之不甘。且多無利于人。豈有斯患哉。貪不知止。以傾其藏。又誰咎也。

錢礎

日日奴輩利吾財。金谷園不知誰有此段真守錢人。紅爐點雪也。

蟬

蟬托高樹。其聲嘒嘒。莫知所止。聽者生厭。使童子伺竿而承。猶掇之也。嗟乎。蟬吸清風。飲甘露。與世無爭。而又得美蔭。自為無患。惟不能靜嘿。遂為人所不容。况乎處卑下之地。而日欲與世爭其短長。其不以喋喋招厲口之凶者鮮矣。

朱既庭日辭意曲暢

勝讀金人一銘

蠹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蝥蟻。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浸假蛻為蝴蝶。文彩陸離。栩栩然。翩躚上下。方其蝶也。不知其蠹也。亦可謂變之善者也。人之一生。自少而壯而老。凡數變矣。慎毋終其身安于為蠹。斯可哉。

范文白曰。行文亦復作翩躚之勢。可謂每變益工。

### 松

松之性直上。雖數尺。自亭亭也。有人移之。益盎置之。華屋之內。屈其枝。縛其節。灌之澆之。蓬蓬如偃蓋焉。

非不取悅于人。然以視夫岫嶺之間。干青雲。凌碧霄。矯矯鬱鬱于巖。霜積雪者。相去何如耶。噫。士君子之失身于人。亦猶是爾。

蔣馭鹿曰。蒼鬱之色。露其筆端。觀其立言。卽可以想見節概。

### 蔦

蔦依樹蔓生。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其子赤黑色。味甘美。過者愛其蔥鬱。若忘其在樹也。一日工師入山伐樹。蔦與俱盡。雖有愛者。不能為之計。因嘆蔦能自植。何不可永其天年。卽不然。憑于山崖石壁。亦得以長。

享雨澤。乃委身樹木。以致橫罹斧斤。然則天下亦何者。可不慎。所憑依耶。

陳叔峯曰。葛蘿依于松柏。依之善者也。而反因以召斧斤之厄。君子所以貴獨立不懼也。丹麓立身介潔。其所謂慎所憑依。蓋以指點流俗耳。

### 棘

終南之山。有棘滿徑。骨柔而刺密。觸之者。恒膠結不可解。不受傷。不已。人畏其刺。咸迂其途避之。一人義形于色。褰裳而入。欲節節而斷之。孰知左斷于指。而右曳于臂。下鈎其裾。上牽其袖。憊已甚。君子曰。斯人之疾。惡是已。疾之而不以其道。苟挾斧斤。求其本而艾之。何棘不去。

陸冰修曰。語語古峭。

非近代人手筆。

任青際曰。天下滔滔。舉目荆棘。松溪殊有拔本窮源之想。

子厚作三戒。刺依勢以干。非類出枝以怒。強竊時以肆暴者。松溪寓言九則。取類博而用意微。于守身處世之道。尤三致意。直欲上擬漆園。豈徒俯視柳州也。

慈水姜宸英西溟跋

男 鼐大受較

看花述異記序

永城練貞吉石林撰

唐人周秦行記述牛奇章絕奇之遇美麗集于一庭而未嘗及花宋人洛陽名園記表著一時豪貴家圃墅卉木之盛而未嘗及于美人丹麓負奇高隱寓情于花而合羣葩衆艷發爲文章直兼兩記之意而出之足令前人無色嗚呼園無名花不異有名花而無丹麓之遊無丹麓之遇亦不異有丹麓之遊之遇而無丹麓之高文以記之亦不異然則園花也丹麓之

遊之遇也丹麓之文章也固無不異者豈特一遇之  
異爲足傳述哉讀丹麓之記者莫不伏其上掩古人  
而其寄托高懷以視古人又何如也丹麓殆未易量  
矣

看花述異記序

杭州諸九鼎駿男撰

昔林子羽夢入瑤華洞天洞主小女芸香延入天葩  
軒云其父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  
備帝覽子羽詩尤所深賞嘗作絕句紀之云天葩小  
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  
長想黛眉青予友丹麓嘗作戒折花文遂爲南嶽夫  
人所賞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豈文人才子  
之作雖已見重于人間而尤珍賞于天上耶但丹麓

所晤諸姬是花是人猶費人解善乎夫人之言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始知花能解語人比蓮花是假是真總非夢刃予更語夫人王郎述異一記爲煩花藥夫人特錄數通于百花箋上令散花天女散向人間庶天下惜花人見之知愛惜各花有此福果卽云是王郎說法亦可詎獨如子羽之夢徒托虛文已也

